

會議紀錄

會議
名稱

傅正與黨產研究 學術研討會 主題演講 黨產研究之父：傅正

時間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10:15-10:50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主辦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雷震紀念館
暨雷震研究中心

講者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會議紀錄

主委、各位先進、各位朋友，大家早。黨產會跟我提到舉辦這個會議的時候，問說能不能針對傅正做一個主題演講，我就問說，為什麼題目叫「黨產研究之父」？主辦人告知主要是因為傅正撰寫的非常著名的那篇社論〈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¹，是黨產研究的先驅。還記得政大雷震研究中心·紀念館開

1 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自由中國》22卷11期(1960年6月1日)，頁3-4。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
文學院院長

當時傅正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基本上民主國家是不會同意一個政黨經費是由國庫來支付，可是中華民國體制就是沒有建立起優良的制度，開宗明義，他認為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這個地方沒有釐清楚。

幕的時候，包括顧立雄主委等諮詢委員都在²。當時最左邊的立牌，就是將《自由中國》雜誌原版放大的「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這篇文章的發表，對《自由中國》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雜誌對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批判。今天為什麼我有能力來做傅正有關中國國民黨黨產的論述，要感謝的是傅正先生他自己。傅正在 1990 前後選立委的時候，把他自己《自由中國》所寫的文章，包括本來我不知道是他寫的文章，通通編進他的文集裡³。所以後來根據傅正的文集，可以找到底傅正寫哪些黨產的東西。

將蒐集到傅正撰寫黨產相關的文章，依篇目挑選、整理出來後，發現若干有趣的問題。舉例而言，有些題目名稱看起來跟黨產沒有關係的文章，譬如〈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⁴、〈撤銷軍人之友社！〉⁵、〈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⁶，這些名稱直接看起來怎麼會跟黨產有關係？不過作進一步的內容分析，就可以瞭解彼此的關連。做研究的歷程中，我過去作的兩個工作，和這個有關：第一個是我自己在 1993 年、1994 年的時候從《自由中國》所有文章進行篩選，我和助理兩個合作全部做了摘要，其中包括國民黨和黨產的相關文章，這是一個；第二個是要拜大數據之賜，因為政大雷震研究中心把雷震相關史料已經取得權利的部份全部做了全文資料庫，所以可以把想到「黨產」相關的哪些字，或是「國庫」等關鍵字，通通進去搜尋。因為今天不是要做大數據

2 沈育如，「逝世 33 周年 雷震紀念館揭幕」，《聯合報》(2012 年 3 月 8 日)，A8 版。黃國樑，「政大成立雷震紀念館」，《聯合晚報》(2012 年 3 月 7 日)，A8 版。

3 包括傅正，《傅正文選(1)：對一黨專政開火：軍事統治下臺灣言論界急先鋒的「證言」》(臺北縣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 年)。傅正，《傅正文選(2)：為中國民主黨民主進步黨戰鬥：臺灣唯一跨越兩次組黨活動的民主鬥士「紀錄」》(臺北縣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 年)。傅正，《傅正文選(3)：向蔣家父子挑戰：連續兩次感化關不死的政治犯「罪行」》(臺北縣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 年)。

4 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自由中國》19 卷 6 期(1958 年 9 月 16 日)，頁 6。

5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自由中國》21 卷 7 期(1959 年 10 月 1 日)，頁 4-6。

6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自由中國》22 卷 8 期(1960 年 4 月 16 日)，頁 3-4。

會議紀錄

的演變，下一次如果有興趣，我們可以展示呈現「黨產」都跟哪些字在一起，大家就會看到黨產多是跟什麼名詞或是跟哪些人有密切的連結。我上禮拜還在跟助理討論，電腦現在可以跑出什麼樣的東西出來？因此，我能夠找到這樣的資訊接著跟大家報告。希望未來可以針對這部分再撰寫專文。

第二個要感謝上次永社辦的論壇，前台北大學退休的黃世鑫教授，針對附隨組織和黨產提出了很重要的觀點，強調應該重視組織或是團體如何透過國民黨怎麼取得這些資源？公資源如何被轉移給了私部門，如何轉移？這是一個在討論黨產課題上必須面對的問題，和此呼應的是〈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這篇文章的副標題就是「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正點出了當時國民黨當局以國庫資源「挹注」其他政黨的問題。

就時序而言，傅正提到黨產問題的第一篇文章是和救國團相關，他在裡面討論國家財政，因為當時「在國家財政萬分困難的關頭，任何大小單位，都該盡力節省開銷，早成為公認的真理；但青年救國團卻運用特殊的方式與關係，在各方面要津貼找財源，而置國家財政於不顧。例如去年（四十五年）一年的開銷，據傳便高達臺幣三億元左右」⁷。

接著傅正在同一年又寫了〈政府不應用經濟方法打擊民營報紙！〉⁸。如果大家對 1950 年代、1960 年代初期報業歷史有點印象的

7 這個概念之年黃教授就有相關的論述，參見黃世鑫，〈正義重建抑或政黨公平競爭？-- 評中國國民黨黨產之處理兼論政黨財源問題〉，《月旦法學》92 期（2003 年 1 月），頁 85-86、90-91。

8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自由中國》18 卷 1 期（1958 年 1 月 1 日），頁 6。

9 社論（傅正），〈政府不應用經濟方法打擊民營報紙！〉，《自由中國》19 卷 11 期（1958 年 12 月 1 日），頁 9、16。

話，就會發現當時最主要的在野報紙是《公論報》，是李萬居負責的。李萬居的《公論報》為什麼後來辦不下去？第一個就是資金調度有問題，資金調度出了什麼問題？實際上這和報紙必須購買印刷用紙有關。當時要買印刷用紙，取得與價格是由官方控制，民營報紙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才能購買，相對的國民黨的黨報則可以輕易的從臺灣銀行或者從其他的金融機構取得現金的融通。在 1990 年代開放成立新的商業銀行之前，臺灣所有的商業銀行基本上都是國家經營¹⁰，只有一、兩間例外，例如：華僑銀行是僑資。因此，在 1950 年代，透過黨政關係，國民黨經營的報紙可以取得低利貸款，也就成本比較便宜的資金。當時《中央日報》要貸款，臺灣銀行就同意單獨融資 1 百萬。《中華日報》，臺灣銀行也借它 65 萬。黨報銷路不好，所以要繼續借，就找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跟臺灣銀行另外再借 1 百萬¹¹。當時國民黨不是法人，所屬的中央財務委員會如何可以協助取得貸款，這和黨政關係及其運作，關係密切。而民營的報社不僅資金取得不易，與國民黨當局關係不佳的，更不容易。

第二個，如果要買機器設備，需要申請外匯，民營報紙可能就申請不到。縱使可以結匯，當時臺灣是採取二元匯率，關係良好買美金，可以用優惠匯率 15 元新臺幣兌換 1 美金。沒有關係的，可能必須 40 元兌換 1 美金。這一來一去差很多，國家資源的挹注在這部分是很清楚。

另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廣告收入，在省營機構作為主要廣告主的年代，廣告實際上牽涉到國家的資源如何做分配？或有沒有不當的分配。當時

10 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頁 6。

11 原文如次：「國民黨機關報的『中央日報』貸款案，早在九月一日由臺灣銀行董事會通過，准許獨借一百萬元之數。又如國民黨另一份黨報『中華日報』，原已直接向臺灣銀行借過六十五萬元之多，雖由於該報之沒有銷路而無力還債，但最近卻又借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名義，再向臺灣銀行另借到一百萬元之多」。社論（傅正），〈政府不應用經濟方法打擊民營報紙！〉，頁 9。

會議紀錄

民營報紙則可能因為言論得罪當局，被抽掉廣告，影響現金收入。不只《公論報》，《自立晚報》寫了文章批評政府，主要的省屬機構廣告被台灣省政府下令全部抽掉¹²。

1959年的10月，傅正發表〈撤銷軍人之友社！〉¹³，軍人之友社看起來比較像民間，主要從事捐錢、做勞軍等，可是再去看當時的資料就會發現，好像軍人之友社的預算等都是國防部核准多少、勞軍捐多少等¹⁴，換言之，類似的組織、機構跟在不同時代，性質以及與官方的互動關係，跟現在看到是不同的。現在也許完全正常，在過去則可能有些問題，這是很重要的。目前在臺北市看到的國軍英雄館，現在來看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但實際上在當時可能就不是這樣，因為其與軍人之友社的財務有關係。

你們可能會好奇說為什麼《自由中國》會知道這麼多奇怪的事情？如果調閱雷震相關檔案，國民黨當局對雷震的指控，就包括利用跟他關係良好的黨政人士，不當取得不公開的資料。《自由中國》可以寫那麼多，就是因為雷震的黨政關係良好。我曾經在雷震資料中看到一些資料影本，可能是透過照相，變成膠片印出來夾在文件裡面，上面蓋著「極機密」。雷震和《自由中國》取得了不少資料，包括秘密會議的講稿，也有蔣介石等人罵他的資料。所以國民黨當局指控雷震，透過關係拿到很多資料，攻擊政府。昨天晚上，我剛好看到一份相關檔案，所以印象特別深刻，對雷震的指控大概兩百多頁，而且那只是部分的檔案。

12 原文如次：「在廣告方面，政府機關公告集中刊載於官報黨報，民報僅得分潤其餘額，即此餘額，亦隨時可以藉故（『自立晚報』和『商工日報』之廣告被省府於本年七月取消，便是眼前最好的例子。）取消。」社論（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頁6。

13 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頁4-6。

14 原文如次：「『不僅年度預算，應呈准國防部核定後照預算執行』，而且『國防部亦派有監察及稽核經常駐社』，乃至於『國防部觀察組』也可以『來社檢查』。」社論（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頁4。

至於傅正撰寫的另一篇〈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¹⁵，這篇社論出刊在 1960 年的《自由中國》晚期，批評國庫提供黨部經費和資源。這篇社論為什麼這樣講？這讓我想起康寧祥，作為 1970 年代黨外重要的政治明星之一，康寧祥在 1972 年選立委之前，在他選市議員的傳單上提到「我們的錢流到哪裡去了」？這有點像《自由中國》的標題，裡面就在講說如何透過編列預算，讓國家的經費流到國民黨的黨部去。當時的傳單是要蓋章才能出去，可是因為來不及印，傳單是用胡蘿蔔切掉蓋印，後來我有機會問說是誰蓋的，許陽明告訴我他蓋了不少。我沒有收藏競選文宣，不過，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羅搜而來的競選海報文宣不少，未來進行數位化作業，到時候就方便看到更多史料文件。

提到黨產問題，當時傅正撰寫的社論除了提到縣市長如何提供經費給國民黨黨部主委之外，也批評基隆海水浴場交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經營的案例，錢當然是歸國民黨黨部，但因為基隆海水浴場需要整修，黨部經費不足，所以另外先撥給 20 萬元¹⁶。傅正覺得說國民黨籍的縣市長以縣市政府公帑為國民黨地方黨部服務，所以請大家要投給在野黨與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也是這樣的邏輯之下的產物¹⁷。

回到〈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這篇文章，子標題名稱很長「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民青兩黨在國共內戰中支持國民政府，來到臺灣後，國民黨以宣傳補助費，反共抗俄宣傳費補助他們黨

15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頁 3-4。

16 原文如次：「去年四月間，便有嘉義縣長黃宗焜耗費公款約三萬元，替國民黨縣黨部主任委員修理座車和購買輪胎，以及臺中市長林金標一次撥款三萬餘元，給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購置新車。至於基隆市長謝貫一，更乾脆把基隆海水浴場，交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經營；以至一次便撥款二十萬元，給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作為『市黨部緊急應變費』」。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頁 3。

17 社論（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頁 4。

會議紀錄

部¹⁸。如果我沒記錯，這筆錢應該發到至少 1980 年代末期或 1990 年代初期，我記得還記得某些教授領過，是他們告訴我的。假如真的是當做反共抗俄宣傳費也是一個名目，可能就出版雜誌等，可是為什麼當時民社黨會拒絕接受呢？實在是因為國民黨給錢要看誰，譬如某甲擔任民社黨的主席，配和國民黨的政策，這個經費的核撥就沒問題；某乙負責黨務工作，國民黨不滿意，這個錢就不發，透過經費扼住在野黨的喉嚨。我經驗是在 1980 年代，因為朋友的關係，知道民社黨的機關刊物寫那文章批評政府，國民黨方面就有意見，透過某位民社黨高層向負責刊物的顧紹昌先生表達，顧先生就反問來跟他講話那個人說：「我們黨是要辦給國民黨看的嗎？」這個對話我還放在顧先生的口述訪談記錄中。

我知道現在臺聯黨主席劉一德，是因為他辦《野火》雜誌。《野火》雜誌創辦的背景之一就是青年黨因為內部分裂、無法擺平，就找了創黨的大老李璜回來臺灣。顧紹昌先生和李璜關係不錯，他告訴我，李璜說寧願當乞丐也不要拿國民黨的錢。李先生人長期在國外，不瞭解國內事情比較複雜。這件事情不是說誰說就能夠做什麼處理的。由於當時政黨沒有作法人登記，所以國民黨的黨產不是那麼清楚，有些登記在私人的名下。因為當時制度這樣，你認為當時其他政黨就會登記清楚嗎？大家有興趣在看在野雜誌在說這些東西的時候，國民黨提供資源的另一個狀況，就會去抓住在野黨經濟的命脈。因為他們從中國大陸到臺灣來，有的專業黨工搞政治，要靠一些經費來支援，國民黨可以透過經費控制他，這就是原因之一。

「從民社黨拒絕接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做黨庫」文章很長，假如這樣，傅正到底還批評國民黨幹了些什麼？當時傅正認為基

18 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3。

本上民主國家是不會同意一個政黨經費是由國庫來支付¹⁹，可是當時中華民國體制就是沒有建立起優良的制度，開宗明義，他認為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這個地方沒有釐清楚。對他來講，國民黨如何處理這樣的事情，就是大事。沒有制度的問題很多，陳誠擔任行政院院長的部長級人物，後來有人寫回憶錄，提到陳誠曾經跟蔣介石報告，總統假如需要錢，請告訴行政院，請不要跟國防部下條子。

下條子這個文化，在過去不是特例，往往沒有根據制度或是程序的狀況下，就會發生。國庫跟黨庫這個關係的文化，不是只對國民黨，包括其他政黨乃至個人等都有，如當時某某人反共從香港來臺，就下個條子撥間房子給他。這個事情請大家要瞭解，瞭解不是叫你接受，但一定要知道這類事情的背景。

最近不是說中山獎學金要求黨產會開放支付，歷史上國民黨的部分獎學金的資金來源，在某種意義下也是從國庫取得資源的。傅正當時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你不要以為就是在講民社黨而已。他批評一些國民黨黨部招牌放在行政單位，如鐵路黨部等，辦公室就在公家裡面，視同公家開銷在處理。不只是中央，甚至地方，臺北市議會在民國 48 年度總預算，市黨部的黨務經費分筆由市政府撥放。因此只調中央的資料是不夠，是不足以瞭解全貌的，問題是資料太多了，怎麼去找？或許黨產會要比照促轉會的編制，增加歷史專業人力，我個人認為比較有人力來處理。

至於黨產會已經在查的民眾服務社，傅正的文章就講了，民眾服務社如何去取得一棟多少人的大樓。他也提到戲院、中國廣播公司，還包

19 原文如次：「環顧當世各先進民主國家，沒有一國的政黨經費准許由國庫開支，這是民主制度上一個鐵定的原則。可惜，我們自行憲以來，還沒有建立起這項優良制度」。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 3。

會議紀錄

括郵電、鐵路、產業等等²⁰。如果說傅正這篇文章，作為黨產研究重要的一篇文章，真的是實至名歸。只是請注意那篇文章的時間，已經到1960年6月，《自由中國》都已經快走到尾聲了。《自由中國》假如沒有被停刊，以他這樣繼續寫下去的結果，我看會愈處理愈多，我剛唸只是一篇社論內容而已，如果當時《自由中國》持續做，不只蒐集一堆資料，連哪一年、哪個地方、通過哪個預算，可能都會討論。如果這樣的話，今天的黨產會就輕鬆多了。不過，後面沒有《自由中國》了，沒有就要黨產會自己查。黨產會又沒有雷震的黨政關係良好人士，取得很多資料並不容易，黨產會實在蠻辛苦的。

就傅正研究而言，因為現在數位人文軟體愈來愈進步，提供了更多可能。例如，最近另一個教授的研究計畫中，開發的程式可以讓電腦協助判斷作者的身分。之前的研究成果讓電腦去學習閱讀文章，譬如知道傅正寫了20篇文章，我們就去餵它讀傅正的文章，習慣傅正的文章，再把不知道是誰寫的文章餵給它讀，它就可以判斷這是不是傅正的文章。譬如明知道這篇文章不是傅正寫的，餵它，它讀出來就不是，目前大約有8成的準確度。如果進一步這樣處理，我們可以找出更多的東西²¹。

20 原文如次：「臺北市一個小小區黨部，便在中山北路用『中山區民眾服務站』的名義，佔有一幢三層樓的大樓，就可想見一切了！國民黨由於開支過大，所以對於黨費的搜刮，除掉上述方式之外，還另有其他各種手法。例如臺北市的臺灣、國際、大世界、新世界等幾家大的電影院，以及全省各地若干旅館，本來是日產，由於全國人民浴血抗戰的結果，終於從日本人手裏接收過來，當然應該是國家的公產，現在卻成了國民黨一黨的私產來營利。至於電燈的製造，本來有若干民營公司，但由國民黨經營的『中國電器公司』，卻利用政府權力，硬性合併了其他幾家公司，造成獨佔市場，以便粗製濫造營利。至於中國廣播公司，本來是國民黨一黨的黨營事業，卻又在利用政府權力造成公營地位，享受一切優越待遇後，近又企圖扼殺全省民營電臺，造成獨佔市場。」社論〈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頁4。

21 有關透過建構語言模型後再進行作者特性比對的討論，可參考梁詔中，〈適用於中文史料文本之作者語言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資料所碩士論文，2017年）。

整體來講，我覺得傅正有關國民黨黨產的論述，提供我們今天重要的思考方向。國庫被國民黨運用，不是一定把錢花在國民黨本身，這是第一點，一定要先理解。財產的轉移不一定是移轉給國民黨或隸屬國民黨下面的相關機構，這也一定要理解。立法過程中，或許沒想過那麼複雜。所以有人開玩笑說，這個某某組織看起來更像中華民國政府的附隨組織，這並不代表不能進行它利用黨國關係取得的資產正當性討論。就此而言，前面提到黃世鑫教授那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錢有沒有透過黨國體制的運作去取得²²？這是應該要思考的。所以國庫的資源不是只給國民黨，還包括相關的各種政黨、組織、社團。我相信黨產會運作，這段日子應該很辛苦，而且已經有相當的成果。很高興今天有機會針對傅正先生有關國民黨黨產的論述做一個簡單的報告，謝謝。

參考文獻

1. 專書：

- 梁韶中，《適用於中文史料文本之作者語言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資科所碩士論文，2017年。
- 傅正，《傅正文選(1)：對一黨專政開火：軍事統治下臺灣言論界急先鋒的「證言」》，臺北縣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年。
- 傅正，《傅正文選(2)：為中國民主黨民主進步黨戰鬥：臺灣唯一跨越兩次組黨活動的民主鬥士「紀錄」》，臺北縣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年。
- 傅正，《傅正文選(3)：向蔣家父子挑戰：連續兩次感化關不死的政治犯「罪行」》，臺北縣新店市：傅正發行，1989年。

22 黃世鑫，〈正義重建抑或政黨公平競爭？-- 評中國國民黨黨產之處理兼論政黨財源問題〉，頁85-86、90-91。

會議紀錄

2. 期刊論文：

- 黃世鑫，〈正義重建抑或政黨公平競爭？ -- 評中國國民黨黨產之處理兼論政黨財源問題〉，《月旦法學》92 期，2003 年 1 月，頁 77-91。
- 社論 (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 (「今日的問題」) 之十二〉，《自由中國》18 卷 1 期，1958 年 1 月 1 日，頁 5-7。
- 社論 (傅正)，〈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自由中國》19 卷 6 期，1958 年 9 月 16 日，頁 6。
- 社論 (傅正)，〈政府不應用經濟方法打擊民營報紙！〉，《自由中國》19 卷 11 期，1958 年 12 月 1 日，頁 9、16。
- 社論 (傅正)，〈撤銷軍人之友社！〉，《自由中國》21 卷 7 期，1959 年 10 月 1 日，頁 4-6。
- 社論 (傅正)，〈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自由中國》22 卷 8 期，1960 年 4 月 16 日，頁 3-4。
- 社論 (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自由中國》22 卷 11 期，1960 年 6 月 1 日，頁 3-4。

3. 媒體報導

- 黃國樑，「政大成立雷震紀念館」，《聯合晚報》，2012 年 3 月 7 日，A8 版。
- 沈育如，「逝世 33 周年 雷震紀念館揭幕」，《聯合報》，2012 年 3 月 8 日，A8 版。